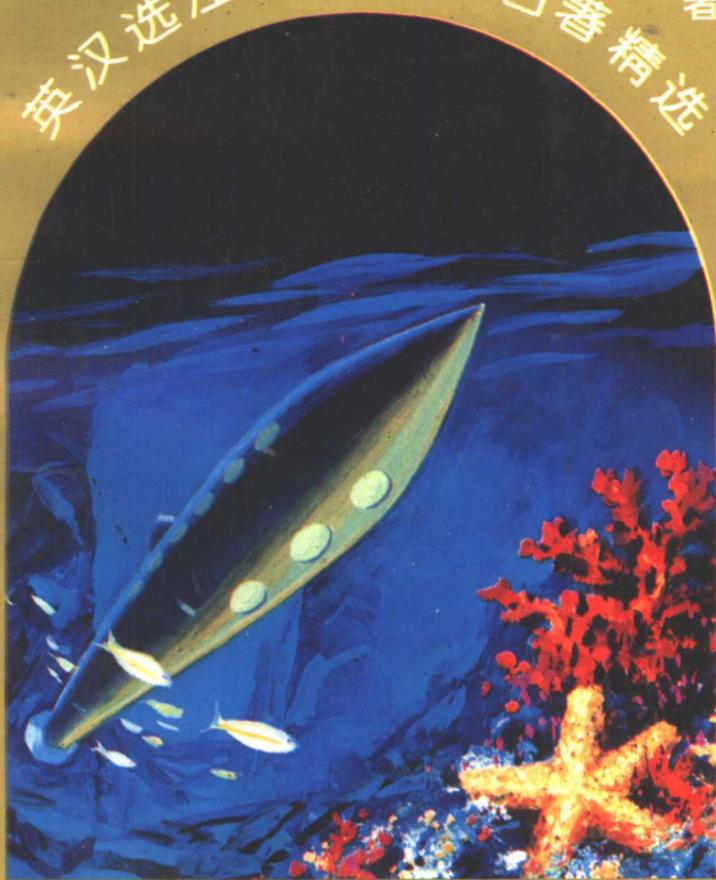


海底两万里

下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著

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精选



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

SICHU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四川人民出版社

Twenty Thousand

Under the Sea

海底两万里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著

下

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精选

曾令富 译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朱蓉贞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

海底两万里（下）

曾令富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冶金部西南地质局测绘印刷厂印刷

成都勤慧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 字数 165 千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7-220-02821-0/I · 375 印数：20001—28000 册

全套(6 册) 定价：49.50 元

每册定价：8.25 元

目 录

下 卷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印度洋 | | (1) |
| 第二章 | 尼摩船长的新发明 | | (11) |
| 第三章 | 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珍珠 | | (21) |
| 第四章 | 红海 | | (32) |
| 第五章 | 阿拉伯隧道 | | (46) |
| 第六章 | 希腊群岛 | | (56) |
| 第七章 | 四十八小时穿过地中海 | | (68) |
| 第八章 | 维哥湾 | | (77) |
| 第九章 | 沉没的大陆 | | (88) |
| 第十章 | 海底煤矿 | | (100) |
| 第十一章 | 马尾藻海 | | (110) |
| 第十二章 | 露脊鲸和抹香鲸 | | (119) |
| 第十三章 | 大冰障 | | (131) |
| 第十四章 | 南极 | | (142) |
| 第十五章 | 是事故还是小事 | | (155) |
| 第十六章 | 缺少空气 | | (164) |
| 第十七章 |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| | (174) |
| 第十八章 | 鸟贼 | | (183) |
| 第十九章 | 墨西哥湾流 | | (195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章 北纬 47 度 24 分, 西经 17 度 28 分 | | (206) |
| 第二十一章 大牺牲 | | (215) |
|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说的最后几句话 | | (224) |
| 第二十三章 尾声 | | (231) |

下 卷

第一章 印度洋

我们开始进入海底旅行的下半程。上半程以参观珊瑚礁墓地的动人场面结尾，这场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它使我认识到，尼摩船长不仅要在全世界广阔的海洋里度过他的一生，而且已经在最难以到达的海洋深处准备好了他的墓穴。在那儿，没有任何海怪会打扰诺第留斯号船员的安眠，打扰那些同生共死、紧密相联的朋友们的安眠！也不会有任何人来骚扰他们，正如尼摩船长所说的那样。

他始终表现出与人类社会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。

康塞尔的看法再也不能使我感到满意。康塞尔认为，诺第留斯号的指挥官只不过是一位没有受到重视的科学家，由于世界对他如此冷漠，他对这个世界也嗤之以鼻。康塞尔还把尼摩船长看成是一个被误解的天才，这个天才受到人间生活的欺骗，于是躲避在一个无人能到达的地方，在那儿自由施展他的本能。然而根据我的思考，这种看法只能解释尼摩船长的一面。

事实上，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一连串神秘事件——我们被监禁并且被他们用药物置于沉睡状态、船长粗暴地夺走我手中的望远镜、那个船员因诺第留斯号莫名其妙的碰撞而遭受致命创伤——所有这一切使我不得不从其它方面去寻求答案。不，尼

摩船长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逃避人类！他那艘令人生畏的船不仅用来给他提供他所要的自由，而且还要用来施行可怕的复仇计划！

当时我什么也弄不明白，仿佛黑暗之中只看见少许微弱的闪光。我只能把接着发生的事件在我脑海中渐渐引起的思绪记载下来。

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束缚在尼摩船长身边。他知道要从诺第留斯号船上逃出去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也不曾许诺过要留在船上。我们不过是他的俘虏和囚犯，他把我们叫做客人只是出于礼貌而已。同样，尼德·兰也没有放弃重新获得自由的希望。他肯定会抓住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机会。毫无疑问，我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。然而果真逃离时，我一定会感到有些歉然不安，因为船长非常慷慨大方地让我掌握了诺第留斯号的秘密！此外，这人究竟应当受到憎恨还是令人钦佩？他是殉道者还是刽子手？其次，开诚布公地说，在永远离开他之前，我要完成这海底环球旅行，因为这旅行已经开始而且如此令人惬意。我想亲眼目睹海洋中的一切奇异景象。我想看任何人都不曾看见过的东西，即使为满足强烈的好奇心而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！到此为止我看些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或者说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因为我们只在太平洋中航行了6000里格。

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诺第留斯号正驶向有人居住的地方，如果出现可以逃跑的机会，那么仅仅因为我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而打破了同伴们的梦想，将是何等的残酷。我将不得不跟他们一道逃走，也许还要领导他们。然而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机会吗？作为凡夫俗子的我，被剥夺了意志的自由，渴望这种机会的到来；但是作为科学家的我，却又害怕遇见这样的机会。

1868年1月21日那天中午时分，大副来到甲板上，测定我

们所在的方位。我登上了平台甲板，点燃了一只香烟，观看他执行任务。显然他不懂法语。我说了几句法语，如果他听懂了我的话，他一定会作出反应；然而他却无动于衷，一直保持沉默。

当他正用六分仪进行观测时，诺第留斯号的一位水手走来擦探照灯舱四周的玻璃窗。这水手就是那个陪伴我们去克雷斯坡岛作第一次水下旅行的壮汉。我借此机会仔细观看这探照灯舱。灯舱里安装有透镜，就像灯塔那样，能把灯光的亮度增强100倍，并且把灯光射往任何方向。建造这种装置是为了充分发挥灯光的照明能力。这是一个真空装置，它使光的亮度既强大而又稳定。真空还能节省石墨电极。电弧光产生在石墨电极之间。对尼摩船长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装置，因为他不会轻易更换石墨电极。在真空中它们几乎一点也不会耗损。

诺第留斯号又要下潜了，我走下平台甲板，来到休息室。升降口关闭了，我们的航向是西方。

我们正穿越印度洋。这是一片广阔的水域，其面积为2125000平方英里。它的水清澈透明，任何人朝水面下看去都会感到头晕。诺第留斯号一般都在水面下300至600英尺之间行驶。就这样我们航行了几天。除了深爱大海的我，任何人都会感到单调乏味，觉得时间过得太慢。然而我每天都在平台甲板上散步，沉浸在凉爽的海气之中，或在休息室中隔窗观看这一带富饶水域的壮丽景象，或在图书室中埋头读书、做笔记——这一切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，我一分钟也不感到疲倦或无聊。

我们一直都很健康。船上的食物似乎也很和我们的口味。尼德·兰出于不满的情绪而把食物变了一些花样。其实不用他变花样，我也感到挺满意。此外，生活在恒温之中，我们甚至不用担心得感冒。还有一点，船上还储存了一些法国南方人称为

“海茴香”的石蚕属草树，这是一种治疗咳嗽的有效药物。

连续几天我们都看见许多海鸥。船员们巧妙地射落了一些下来，以独特的方式烹调成一种非常可口的菜肴。这是海上打猎给我们提供的野味。我看见许多鸟，它们远离任何陆地，当它们飞累了时，便在水面上歇息。这些鸟中有漂亮的信天翁，它们发出尖利的叫声，像驴子在嘶鸣。鸟类中全蹼族的代表是飞得很快的海燕和无计其数的蒙鸟或热带鸟、尤其是红纹蒙鸟。海燕捕捉那些游在离海面很近的鱼儿，动作敏捷，迅如闪电。红纹蒙鸟与和平鸽的大小差不多，它们身体上的羽毛白里透红，与其黑色的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诺第留斯号的拖网打捞起几种海龟，其中主要是圆背玳瑁，它们的壳很值钱。这些爬行动物善于潜水，它们只要把鼻道末端的瓣膜关闭，就能在水中停留很长的时间，当我们把这些玳瑁捕捉到时，其中有几只还缩在龟壳中睡大觉：这就是它们休息以及保护自己免遭其它动物伤害的方式。这些海龟的肉不可口，但是它们的卵却可做成美味佳肴。

至于那些鱼，当它们在水下生活的秘密暴露在休息室的窗前时，引起了我们极大的赞美。我注意到几种从前不可能观察到的鱼类。

我想主要介绍一下红海、印度洋以及南美洲赤道附近水域里所特有的箱鲀鱼。这种鱼就像海龟、犰狳、海胆和水生贝类动物，它们生有一层外壳，这层既非白垩质也非石质的外壳是由真正的骨头构成的。有些鱼的外壳呈三角体形，有些呈正方体形。在那些外壳呈三角体形的鱼中，我注意到一类长约两英寸的品种，它们有棕色的尾巴和黄色的鳍，它们的肉不仅细腻，而且有益于健康。我建议把这种鱼置入淡水中喂养，它们很快就会适应环境，事实上很多咸水鱼都容易适应环境的改变。我还

看见外壳呈正方体形的箱鲀鱼背上长有四个隆起的凸块；肚皮上有白色斑点的箱鲀鱼可以像鸟一样驯养。三棱箱鲀鱼身上有刺，是从它的骨质外壳上长出来的，它们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噜声，因此被叫做“海猪”。单峰驼鱼长有一个很大的圆锥形的肉峰，这种鱼的肉不易咀嚼，像皮革一样坚韧。

在康塞尔每天写的札记中记载着这带水域所特有的一种河豚科鱼。斯本格勒豚红背白胸，身上有三条纵列的线纹，一眼便能把它们辨认出来。电豚有七英寸长，颜色鲜艳夺目。在其它种类的鱼中，卵形鱼就像黑褐色的卵，身上有白色的条纹，却没有长尾巴；虎鱼身上长满了刺，能自个儿充气，变成一个带刺的球体；海马与所有海洋里的海马一样；飞马鱼有一张长长凸出的嘴，它的胸鳍宽大，呈鸟翼状，倘若不能使它飞翔，至少也能使它跃入空中；长颌鱼体长约十英寸，颜色十分鲜艳美丽；苍白色的鲈形鱼长着圆圆的脑袋；数不清的鲹科鱼有长长的胸鳍，身上有黑色条纹，或跃入空中，或沿水面飞驰；美丽可爱的风帆鱼能挺起胸鳍当船帆，顺流漂行；美丽的肿骨鱼颇得大自然的恩宠，呈现出种式各样的体色——黄色、天蓝色、银白色和金色；石蛾鱼长着又薄又软的翅膀；杜父鱼的身上有柠檬色的斑点，它们发出轻微的嘶嘶声；鲉形鱼的肝脏据说有毒；六线鱼的眼睛有一层活动眼罩；还有嘴呈长管状的风箱鱼，它们真是海上霸翁，能像打枪一样喷射水滴，射杀昆虫。

我还注意到菖鲉，第 89 种鱼属（根据拉塞佩德的分类），也属于硬骨鱼（其特征是生有一个鳃盖和鳃膜）的第二亚纲，头上长着刺，只有一条背鳍。它们有无鳞片取决于它们属于哪个亚属。第二亚属中有双趾亚目的品种，它们身长 12 至 16 英寸，有黄色条纹，头颅的形状稀奇古怪。而第一亚属中有几种被称为“琵琶鱼”的奇怪品种。这种鱼头上长着脊和包块，全身布

满了刺，有两只形状不规则而且令人生厌的角，身体和尾部长着骨瘤，若被它刺中，会伤得很厉害。这是一种可怕而又令人反感的鱼。

从1月21日到23日，诺第留斯号航行了250里格（540英里），换言之，平均船速为22节。在这期间我们看见很多种类的鱼，它们为电光所吸引，竭力随船前进；其中大多数都被诺第留斯号抛在后面，然而有一些却尾随我们游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24号早晨我们看见了位于南纬12度5分、东经94度33分的基林群岛。达尔文与菲茨罗伊船长曾到过这些珊瑚岛，岛上生长着繁茂的椰子树。诺第留斯号沿着这个荒岛四周的礁石航行，它的拖网打捞上来许多珊瑚虫、棘皮动物以及希奇古怪的贝类动物。它们都是软体动物亚属的品种。几种珍贵的特尔菲种贝类动物添加到了尼摩船长的收集品里。我则增添了有斑点的星珊瑚为标本，这是附着于一种贝类动物的寄生性珊瑚虫组织。

然而不久基林群岛便消失在地平线下，我们驶向西北方，朝着印度半岛而去。

“文明之帮！”一天尼德·兰对我说道，“印度当然比新几内亚群岛好。在新几内亚，野蛮人比鹿子还多。教授，印度有公路、铁路和城市，有英国人、法国人和印度人。走不到五英里你就会碰见一个同胞。你的意见如何？与尼摩船长分手的时间到了吧？”

“不，尼德，”我的语气很坚决。“让我们听其自然吧。诺第留斯号正朝着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驶去。它正开往欧洲——我们为何不让它把我们带到那儿去呢？一旦我们进入我们欧洲的水域，我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办。此外，我认为尼摩船长不会让我们在马拉巴尔海岸或科罗曼德尔海岸打猎，就像在新几内

亚群岛打猎那样。”

“那么，先生，没有他的许可，我们就不能离去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的问题，我不想争辩。而且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是，如何充分利用命运对我的安排。不正是命运把我抛到了诺第留斯号船上吗？

离开基林群岛之后，我们的航速减慢，航行变幻莫测，经常毫无缘由地潜入深水之中。利用侧鳍板，我们偶尔到达离海面一两英里的深水处，然而从来不曾达到42500英尺长的测深绳也不能达到的印度洋的洋底。在较浅处，测得水温保持在39度（华氏），然而我发现，浅海上层水域的水温总是比大洋上层的水温低一些。

1月25日，海上没有任何航船，诺第留斯号整天都在海面上行驶，它那功率强大的推进器拍击水面，将水溅入高空。（毫无疑问，正因为这一原因，人们以为它是一条巨鲸。）我整天都呆在平台甲板上观看海洋。地平线上什么也没有出现，直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我才看见一艘船体很长的轮船出现在西边，与我们相向而行。有一阵子它的桅杆能看得见，但它肯定看不见诺第留斯号，因为诺第留斯号仅微微浮出水面。我自个儿想，这船大概属于印度半岛和东方航线轮船公司，航行于斯里兰卡与悉尼之间，途经金湾和墨尔本。

下午5点钟，在热带短暂的黄昏拉开夜幕之前，康塞尔和我目睹了一种奇异的景观。

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动物，古人说遇见这种动物定能交上

好运。亚里土多德^①、雅典尼^②、普林尼^③、奥比安^④都研究过它的习性，并以希腊和罗马诗加以描述。他们把它叫做“鹦鹉螺”或“庞留斯”，然而如今它却被叫做“阿哥那提”——船蛸属鱼。

任何人只要请教康塞尔，都会从这学识渊博的人那儿了解到：软体动物亚属分为五纲。其中第一纲，即头足纲，有裸体的，也有长着外壳的，它们包括两类——二鳃亚纲和四鳃亚纲。二鳃亚纲又包括两个种属，船蛸属和乌贼属，而四鳃亚纲只包括鹦鹉螺。经过这一番解释，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具有吸、排水管器官的船蛸与长有触手的鹦鹉螺混为一谈了。

正在这时一群船蛸游上了水面，我们估计大约有几百条。它们属于仅生存于印度洋的一个品种。

这些美丽的软体动物是倒退着行走的，它们不断吸水，并通过一个管状器官将水喷出，于是获得行走的推力。它们的八只触手中有六只又长又细，漂浮在水中，另外两只则是圆圆的，呈手掌状，伸出水面，迎风张开，宛如一张张小帆。我能清楚地看见它们的螺旋波纹外壳，居维叶曾十分贴切地把它们比做形状优美的商船附艇。它们的外壳真正像船，因为壳中的它们并不紧紧附着在它们制造的这张壳上。

“船蛸可以自由离开它的外壳，”我对康塞尔说，“但它从不离开。”

① 亚里士多德：384—322 BC，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，柏拉图的学生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。

② 雅典尼：公元 3 世纪希腊学者。

③ 普林尼：23—29 AD，古罗马作家。

④ 奥比安：公元 3 世纪希腊诗人。

“就像尼摩船长那样，”康塞尔回答得非常机智，“也许他应当把他的船叫做船蛸。”

诺第留斯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之中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。突然它们受到了什么惊吓。仿佛听到了一声号令，听有的帆都收了起来，所有的触手全都缩回，所有的身躯都紧紧收缩，所有的外壳都翻转过来，以改变重心的位置，于是整个船队迅速消失在水面之下。这些动作都是在一瞬之间完成的，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舰队能够像它们那样准确迅速地执行动作。

这时夜幕降临，微风掀起的小波在诺第留斯号四周慢慢平息下来。

第二天，1月26日，我们在东经82度的地方跨过赤道，重新回到北半球。

整天，一群可怕的鲨鱼紧紧尾随我们的船。地球上这一部分海洋里鲨鱼特别多，在这一带航行非常危险。烟色鲨白腹棕背，嘴里长有12排牙齿；睛点鲨的颈部有一个大黑点，周围是一个白圈，活像是一只眼睛；伊莎贝尔鲨有一张圆形的嘴，上面布满了黑点。这些凶猛的家伙常常猛烈地冲撞休息室的玻璃窗，使我胆颤心惊。尼德·兰感到有些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想要潜艇浮上水面，以便叉这些怪物。有几条角鲨尤其使他兴奋不已，它们嘴里的牙齿排列得像一副镶嵌图；有一些虎鲨长达15英尺。然而不久诺第留斯号加快了速度，即使游得最快的鲨鱼也很快被甩在后头了。

1月27日，我们在广阔的孟加拉湾入口处看见一番非常悲惨的景象——尸体漂浮在水面上。这是印度村庄里的死尸，被恒河水冲到海里；它们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丧葬者——秃鹫不曾吞食完的尸体。然而这里有不少的鲨鱼能帮助秃鹫完成这件可怕的工作。

将近下午 7 点时分，诺第留斯号驶入一片白色的海水之中，它半身没入水中，半身露出水面。放眼望去这似乎是一片牛奶的海洋。海水的乳白色是月光引起的吗？不，因为新月还在地平线之下，还看不见。虽然有满天星光，但与白色的海水相比，天空却是黑色的。

康塞尔不敢相信他的眼睛，他问我这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可正好我能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奶海，”我说：“它出现在安汶岛海岸附近和这一带水域。”

“能请先生告诉我，”康塞尔问道，“这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吗？这儿的海水似乎真地变成了奶，我感到不可思议！”

“不，康塞尔，这海水的乳白色是由水里无计其数的微小生物引起的。这些小生物像发光的小虫，它们的身躯无色透明，就像果冻一样，只有一根头发那么粗，不到百分之一英寸长。这些小生物一个连接着一个，遍布几英里宽。”

“几英里宽！”康塞尔叫道。

“是呀，康塞尔，你不用去计算它们究竟有多少！你也算不了，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些水手曾经在奶海上航行了 40 英里远。”

我不知道康塞尔是否留心听取我的劝告，只见他陷入沉思之中。毫无疑问，他在计算 40 平方英里宽的海面含有多少条身长百分之一英寸的小生物。而我则继续观察这景象。诺第留斯号在白色的奶海中航行了几个小时。我发现它在这肥皂水般的海域中没有发出一点声响，好像是行驶在进出海湾的两股水流形成的布满泡沫的漩涡之中。

将近午夜时分，海水又恢复了它通常的颜色。然而在我们后面，就在地平线那一带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天空反映着海水的

乳白色，仿佛被模糊、闪烁的北极光照亮一样。

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发明

2月28日中午，诺第留斯号在北纬9度4分的地方浮上海面，我们在西边八英里远处看见了陆地。我首先注意到一群山峰，高约2000英尺，形状稀奇古怪。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之后，我立即下到休息室去看海图。我发现我们是在斯里兰卡岛附近，斯里兰卡岛是悬挂在印度半岛南端的一颗珍珠。

我来到图书室，查阅有关这个岛国的图书资料。这个岛是地球上最富饶的地方。我找到西尔先生写的一本书，题为《斯里兰卡与僧伽罗人》。我回到休息室。从阅读中我了解到，斯里兰卡岛的地理位置在北纬5度55分和9度49分之间，东经79度42分和82度4分之间。它有275英里长，最宽处达150英里；它的周长为900英里，面积为24448平方英里。换句话说，它略小于爱尔兰岛。

正在这时尼摩船长和大副进来了。

尼摩船长看了一眼海图，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斯里兰卡以其珍珠采集场闻名。阿龙纳斯先生，你有兴趣去看一看采珠场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，船长。”

“好的。这很容易。不过即使我们见到采珠场，却也见不到任何采珠人。他们采珠的季节还没有到来。但这没关系。我吩咐将船开往马纳尔湾，晚上我们就能到达那儿。”

船长对大副说了几句话，大副立即离开了房间。不久诺第

留斯号便潜下水去了。过了一会儿我们根据压力表显示的数据，知道潜艇保持在离海面 100 英尺的深度中航行。

我在海图上寻找马纳尔湾。我找到了它，它位于纬度 9 度的地方，靠近斯里兰卡的西北海岸。它的一边便是马纳尔小岛的延长海岸线。要到达那儿，我们必须上溯斯里兰卡岛的整个西部海岸。

“教授，”尼摩船长说，“在孟加拉湾、印度洋、中国海和日本海、美洲的巴拿马海湾和加利福尼亚海湾都有采珠场；但是最优良的采珠场在斯里兰卡岛沿岸一带。我们去那儿的时间太早了一些。采珠人只在三月里去马纳尔海湾，在那 30 天里 300 只船齐集此处，搜索这个海中宝库。每只船上有十人划桨，十人采珠。这十个采珠人分成两组，轮流潜水。他们用双脚夹着一块很重的石头下潜，石头是用绳子系住的，绳子的一端拴在船上，这样他们可以下潜到 40 英尺的深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仍然使用的是十分原始的方法？”我很惊奇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尼摩船长回答道，“虽然这些采珠场属于世界上最聪明灵巧的民族英国人所有。根据 1802 年的阿米恩条约①，英国人获得了这些采珠场。”

“但是我认为你穿的那种潜水衣更适用于采珠工作。”

“是呀。这些可怜的采珠人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。一个名叫珀西瓦尔的英国人，在描述他驾船去斯里兰卡的航行时，提到过一个卡菲尔人②，说他能在水下呆 5 分钟之久才回到水面上换气。可我认为这令人难以置信。我知道，有一些潜水员

① 法国、英国、西班牙和荷兰订立的和约。

② 非洲东南部属班图语系统的恩古尼族支系。